

凡生鎖記

我与先生 王蒙

方蕤 著

我和王蒙风里来，雨里去
云里飞，地上走
五十多年来始终一起，不曾分开

凡生琐记／方蕤著

王蒙 我与先生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凡生琐记：我与先生王蒙/方蕤著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
2015.1

ISBN 978-7-5502-3962-3

I. ①凡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7038号

凡生琐记：我与先生王蒙
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：李 婷 徐秀琴

特约编辑：宋亚荟

封面设计：孙丽莉

版式设计：杨玮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0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7印张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962-3

定价：36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录

难忘初恋	／001
情感波折	／005
特殊婚礼	／010
身世不幸	／014
少年才华	／017
不忘恩师	／020
名字由来	／025
「右派」经历	／027
瞬间决定	／033
金鱼死了	／036
忽然展翅	／039
舌战之后	／047
落下话柄	／055

为何反常	/061
新居趣事	/065
多一双眼	/068
老王哥哥	/071
房东进言	/084
育婴日记	/092
他乡故知	/101
离开新疆	/109
长子山儿	/117
次子石儿	/120
女儿伊欢	/124
难舍亲情	/131
孙子名言	/135

- 秘密旅行 / 137
- 嫁夫随夫 / 141
- 都是话癆 / 146
- 看法不一 / 151
- 关于绯闻 / 155
- 旧宅小院 / 159
- 山村「别墅」 / 165
- 人生两爱 / 171
- 购物请客 / 176
- 语言魔怔 / 179
- 猫道主义 / 192
- 「下台」之后 / 195
- 泛吃主义 / 205

十足教条 / 211

形右实左 / 220

人生格言 / 223

花甲之年 / 228

无所不爱 / 235

金婚约定 / 240

情系新疆 / 247

如此「自传」 / 252

情比金坚 / 255

跋 / 258

附录 / 260

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，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，并用这一生证明：人需要爱，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，是难以忍受的。

1951年，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。同年寒假，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做文书工作。

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。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，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。王蒙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应该是以此院子为原型。

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。参加过期末考试，没等做完期末评定、总结之类的事，我就立即来报到了。

一进门，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。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，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宣传部在这里办公，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部长韩冲的办公室。

接待我的是陈大姐，脸圆圆的，笑起来有些甜，看上去很朴实。她见到我说：“欢迎你来帮忙。”

我被领到后院。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，见一个男青年，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，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，向我们宿舍走来。

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大学暑期办公室，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

委的王蒙吗？

这时他已经走近。

果然是王蒙。

他看着我，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，兴奋地说：“来这儿工作？欢迎！欢迎！你就住在这儿啊！来几个人？”

“就我一个。”我说。

“太好了，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。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，一个大门里。”他自我介绍。

“好啊！好！”我想怎么这样巧，又在这儿相遇了。

这天中午，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。没有餐厅，打好饭，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。

队伍很长，我见王蒙打好饭，往前院走去，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，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没有马上进去，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，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，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。

当时我想：这个人挺有意思，挺热情。

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，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。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。后来我知道，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，他那时是供给制。

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待了半个月的时间。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完全不知道疲倦。

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，还做团的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11点多钟了，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，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，朝着我笑。他在窗户外，我在窗户里。

他说：“一天没看见你，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，刚刚

回来。”

“你们好辛苦啊，这么晚才回来。”

“你不也是嘛！别干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出去散散步！”

这么突然，这么直接，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。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。

“不，不去了，我的事还没干完呢！”

他不走，一步也不动。

“去吧，外面的空气特别好。”他怯生生地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的事还没做完呢。”我不知该怎样推辞。

“去吧，就走一会儿，去吧，去吧！”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。

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，跟陈大姐说：“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！”

陈大姐会心地一笑，说：“不了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！”

走出办公室，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。

“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？”他建议。

“好吧，听你的，我不熟悉。”

走出正院，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，见那里有一架双杠。他问：

“你练吗？”还不等我回答，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，前后摆动，还做了前翻。

我笑了。

他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，还在笑，心里却在想，工作上是我的“前辈”，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！

大概已进入午夜了，街上行人很少。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

性单独待到这么晚，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，所以感觉很不自然。走前走后，离远离近，都觉得别扭。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，只是东一句西一句，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，话题无论好不好笑，都刻意去笑，而且一笑笑半天。

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，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，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。

那天，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，分手时他跟我说：“回见！”时过境迁，许多记忆淡漠了，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。

很快开学了，我匆忙赶回学校。

回校不久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。开始是这样写的：

“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，你走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想你……”

情感波折

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，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。弥合之后，我们都体会到：分手以后的团聚，是命运给人的报偿。

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，我已和王蒙相识。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。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，借河北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子办公。7月的一天中午，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。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。我一进去他便说：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”



我也感觉他不陌生。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，式样旧，又不合体，个儿不高，脸瘦长，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，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，于是不停地往上托。

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。他说，是那一年春天，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。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！

夏天这次会面，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。

这一年，王蒙只有18岁。

不久，他向我表示了好感。

有一次，他鬼鬼地笑着问我：“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？”我一愣，说：“我哪里会知道。”心想你不过才18岁，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！他说：“是周曼华，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，觉得她真美。我想将来我长大后，就娶像她这样的人。”说完我们都笑了。

“那年你多大？”

“12岁。”

那以后我们在一起，无所不谈。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，智商很高；爱读书，有见解；热情洋溢、诚挚幽默。

秋季里的一天，我们去阜成门外（现在的钓鱼台附近）郊游。当时那里一片荒野，有农家小院，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。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。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，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。

还有一次约会，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。我在马路对面，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，站在那里等我。我心想，怎么能带梨啊？“梨”的谐音是“离”，认识不久就“离”，多不吉利呀！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他就递给我一个，“吃梨！”了解他后才知道，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。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“道理”的“道理”。

还有更有趣的事——

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，我有点儿累，就说：“咱们坐电车吧！”

他不肯。谁知电车一进站，他却把我推上去，自己关在电车外。我在上面着急，他在下面笑。电车当当地往前开，他就在马路上跟

着电车跑。

初恋时，我们不懂得爱情。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。那时我还是个学生，情绪不稳定，变化无常，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。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。

1956年，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。3月末的一天上午，课间休息时，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，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“王蒙”两个字。我很好奇，原来是《火花》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《春节》的作者，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——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。

第四节课后，我顾不上吃饭，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，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《文艺学习》，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《春节》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，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，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呼唤的不正是我吗？

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，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。

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，看了这封信之后，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。

盼啊，盼！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。

出乎我的预料，信如黄鹤，一去杳无音信。

那年暑期，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，王蒙突然来到我家，我非常惊讶。他怯生生地说：“我们出去散步吧！”我们一时无话，默默地走着。一阵沉默后，王蒙直率地说，在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。

我问自己，没有王蒙的日子，我是不是也同样？

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，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分别后不久，9月9日，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。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。一阵脚步声后，有人在敲门。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。

“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”我说。

“我来了不好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”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，大家七嘴八舌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，劝我跟王蒙好，一定要我遵命。

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，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。他却不遗憾地说：“我没上过大学，大学生活多好。”

在校园里，我们照了许多相。可惜胶卷冲出来后，却是一片空白。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。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，苏联制造，镜头还好，只是装胶卷太麻烦，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，才能上好，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。尽管没有留下照片，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。

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《棒打芦花》。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，王蒙就兴奋地鼓掌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。散戏后没车了，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，我们便步行回校。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，这座桥是新建的，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。过桥时，王蒙说：“哦，风好像小一些了。”我说：“哪里风小了，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笑得前仰后合，问我：“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？”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。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，他总会说“桥栏杆把风挡住了”。

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，有家小餐馆，生意红火。那个年代，

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。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，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，头戴小白帽，一手高举着菜盘子，脚下生风满堂飞，口中吆喝着：“来了！三鲜汤一碗！”……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。那种热情，那种微笑，那种从容，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。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《鳞与爪》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。

那一次的经历，我至今难忘。

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分手以后的团聚，是命运给人的报偿。”

特殊婚礼

结婚一年后，王蒙成了“右派”。而少不更事的我们，当时却浑然不觉，一派欢天喜地。多年以来，王蒙不断地感慨：“爱情和文学的成功，使我成为幸运者。”

深深的海洋，深深的海洋，你为何不平静？不平静就像我爱人，那一颗动荡的心。

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，王蒙向我求婚了。

我踌躇不定。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，还没独立，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。

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。我想，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。频繁的信件来往，有时甚至一天两封，而每封信都像诗，都像散文，亲近、体贴，又充满才华和理性，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。

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，1957年1月28日，我们结婚了。

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：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。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，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，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……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，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。软椅、转椅、手摇留声机、玻璃门书柜……

婚礼没有任何仪式，没有主婚人，没有伴娘、伴郎和牵纱童。